

出去玩吧

奇幻電影《魔法遠方樹》(The Magic Faraway Tree)，一家五口從大城市，搬到鄉下的農場，小兒子喬，對這個沒有電、沒有WiFi的地方，無所適從。當遊戲機耗盡電量之後，他向父親蒂姆抱怨：「我的遊戲機沒電了。」蒂姆跟他說：「出去玩吧。」喬反問：「跟什麼玩？」蒂姆張開雙臂，爽朗地說：「跟其他人類一起。」

這句話好像輕鬆簡白的無厘頭，但卻真的是深刻的靈魂追問。一起做遊戲，是兒童的天性。就像以前的圖畫書裏，那些「兒童散學歸來早，忙趁東風放紙鸞」「兒童急走追黃蝶，飛入菜花無處尋」的古詩，一群小孩子，跑跑跳跳，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了。

但是現在，「跟其他人類一起」這樣的常識，反而需要鄭重提醒教導。真讓人有點悚然一驚的猛醒頓悟，又滿是感慨悵悵。科技空前的發達，將人類聯繫得空前緊密，遠隔千萬里，信息也是秒級觸達。然而，帶來的卻又有空前的疏離。好些小孩子，就像喬一樣，對「遊戲」的興趣也止於手機、掌機、電腦裏的遊戲，而不是跟其他同齡人，到大自然裏一起嬉笑打鬧。

蒂姆帶全家人到農場，既是為了追尋自己小時候的回憶，也是為了讓孩子們能夠打破那種「社交繭房」和「情感孤島」。在這方樹的幫助下，他成功了。

好些大人，對於天天癱倒在梳化裏玩手遊的孩子，望「遊」興嘆。但問題在於，這又何止小孩子呢？大人們何嘗不是拿着手機，刷得不亦樂乎呢？除了上班，「跟其他人類一起」的時間越來越少。現實生活，沒有充滿魔力的遠方樹。其實，這棵樹，就在自己的心裏。讓內心枝繁葉茂，才能帶領自己攀上大樹，抵達那些奇幻的樂園。蒂姆的那棵遠方樹，就是他自己。



瓜園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獵人衣服下的那誰

一個人換了衣服，別人對他的看法也會跟着變。穿上西裝，好像忽然可靠。穿上校服，好像忽然年輕。衣服當然不會真正改變一個人，但如果外表可以偽裝，那麼，真正的自己藏在哪裏？

格林童話《十二個獵人》，說的正是這樣的故事：王子和一位公主訂了親，二人相愛，王子臨別前還送她一枚戒指，承諾將來回來迎娶她。可是，他回到皇宮，看見病危的父親。老國王臨終前要求王子娶一位公主，悲傷中的王子只好答應了。父親死後，王子繼承王位，成為了國王，向另一國公主求婚。

消息傳到原本的未婚妻耳中，她沒有大哭大鬧，也沒有寫信質問。她只是請父親替她找來十個和自己長得相似的女孩，然後讓所有人穿上獵人服。十二個女孩一起去那成為了國王的王宮中，自稱是技藝高超的獵人。

新任國王沒有認出她。曾經相愛的人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換了一個身份，就變成陌生人。可是故事也因此變得有趣：公主不再只是「被背叛的女子」，她成為了行動者，一個懂得忍耐和偽裝的人。她要重新接近這位新任國王。

宮中有一頭聰明的獅子，牠看出十二個獵人其實不是男人，而是女人。於是，牠向國王獻計，先用灑在地上的豆子測試她們的步伐，再用紡車測試她們的反應。這兩場測試很童話，也很荒謬，但它們真正測試的不是性別，而是角色能否控制自己。十二個獵人知道消息後，走過豆子時不動聲色，看見紡車時也收起了手藝。她們演得比男人更像男人。

可是，角色最真實的一面，往往在失控的一刻浮現。當信差報告另一位未婚妻公主即將到來，真正的公主再也支撐不住，心痛得從馬上暈倒。國王扶起她，脫下她的手套，看見那枚自己送出的戒指，才終於認出她。

童話用最簡單的情節，指出人物的本質。國王像負心人，但又仍然能被舊情喚醒。那位公主的真相，也不在於她本來是誰，而在於她被遺忘之後，仍然選擇走到對方面前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東西南北湖

但沒有去過。武漢的湖，我去過的是名氣更大的「東湖」。傳說屈原在此行吟，劉備在此祭天。春到湖區，櫻花如雪，梅花點朱，恍若仙境。以「東」為名的湖，同樣不止武漢這一個。紹興更有個「東湖」，歷史不短，曾為漢代採石場，風景亦秀美，不過和武漢東湖的名氣不能同日而語。即便從浙江省內的「湖」來比，紹興東湖的知名度排不過嘉興南湖，更排不過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。

說到「西湖」，有人統計過，全國現存三十多個，名聲最著者，自然

是蘇東坡、白居易等眾多名人光環籠罩的杭州西湖。緊隨其後的應是揚州的瘦西湖，它本不是湖，而是連通南北的保障河，一度淤塞，至明嘉靖年間疏浚，逐漸演變為如今流光溢彩的瘦西湖。

東西南，都有湖了，有沒有「北湖」呢？在我的記憶中是沒有的，但邏輯告訴我，必然有。於是，我問了一下AI，果不其然。原來長春就有個「北湖公園」，與南湖公園相對，修成時間雖不長，卻是東北地區最大的國家級城市生態濕地公園。還有一

些著名的湖，以「北湖」為古稱或別名。比如，南京的玄武湖，古代就稱為「北湖」。AI還告訴我，和杭州西湖、武漢東湖、嘉興南湖並列為「四湖」的湖南郴州北湖，也是千年名湖，韓愈曾又魚於此。神州大地，湖景喜人。唯願餘生多暇日，集齊東西南北湖。

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龍舟的速度感

度感」與前兩者截然不同。賽車場上的巔峰速度，是人類與精密機械的完美結合；而龍舟的速度與激情，則純粹來源於幾十個人融為一體的集體感。不是一個人快，而是幾十個人一起快。

鏡頭拉近，你會發現龍舟上的槳手動作幾乎完全一致：舉槳、入水、推水、抽槳，再到下一次舉槳，所有人的節奏像被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引着。幾十隻手、幾十副身體，在鼓聲裏融成一個整體。於是那條龍舟的流線，看起來便不止是一條船，更像一支箭。

我們中國人或許特別容易被這種「整齊劃一」的力量感打動。看天安門閱兵，當人民子弟兵方隊走過長安街時，便展現出了那種近乎苛刻的統一。

他們抬腳的高度、擺臂的角度分毫不差，就連腳步落地的聲音，都像是一個節拍器敲打出來的。這種感覺很奇妙。它並不來自個人的鋒芒，而是來自「我們」。一個人或許平凡，可當無數人以同樣的節奏、同樣的方向前進時，便會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壯闊感。這種對集體力量的推崇，某種程度上，幾乎像是刻在中國

人DNA裏的審美本能。

這大概就是我看欸道龍舟會覺得如此過癮的原因。它夠猛，卻不依賴機械的算法；它夠快，全憑一船人熱血沸騰的默契。鼓聲響起，龍舟衝破水面的那一瞬間，你便會明白：有些力量真的是刻在我們骨子裏，一代又一代。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最後的身影

劇教育，無緣跟King Sir有多少交集，作為劇場觀眾，印象最深的King Sir演出，是中英劇團一度重演不斷的《相約星期二》，近年明星參演舞台劇蔚然成風，由他跟陳國邦主演的《相約星期二》，大概是我最早看過的明星演出之一。King Sir二〇〇九年擔綱主演香港話劇團的《李察三世》，我也是座上客之一，如果沒有記錯，那是在舞台上看到他的最後身影。

但我對King Sir的最早記憶，不是來自他的影視或劇場演出，而是電視紀錄節目。無線首播於上世紀八十

年代初的NHK紀錄片《絲綢之路》，由King Sir擔任主持，我看的應該是後來的重播吧，內容統統忘掉了，但King Sir字正腔圓鏗鏘有力的聲線，還有羅文演繹的主題曲《同途萬里人》，從此印在我的腦中，我也因而初次接觸喜多郎的音樂。

King Sir另一套負責旁白、廣為人知的紀錄片，是亞視的《尋找他鄉的故事》，講述海外華人生活點滴，無獨有偶，該片的背景音樂，也是喜多郎作品。再來便是無線二〇一二年播放第一季的央視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，King Sir也於第一季擔任粵

語旁白。

比起影視演出，我似乎對King Sir參與的紀錄節目，印象更深——除了一九九六年電影《賭神3之少年賭神》，他演活了「成日對住你笑，笑到你心都寒」的陰險老千斯能，如此深入人心，將常在我等影迷的心底。



雜果賓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梵高《鳶尾花》的紫色之謎



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蓋蒂中心研究人員將畫作取下深入研究。繪畫修復副研究員Devi Ormond與化學家Catherine Patterson使用宏觀X射線熒光掃描技術發現，梵高當時以藍

色混合一種名為「天竺葵紅」的紅色顏料來調配紫色。這種紅色顏料對光極敏感，會隨時間急劇褪色。化學分析表明，顏料中含有溴元素，隨歲月分解，但溴仍殘留畫中。「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鳶尾花看起來是藍色的，因為紅色成分已褪掉了。」Ormond解釋道。

從梵高的用色習慣來看，選用紫色合乎邏輯。他深受色彩理論影響，熱衷運用對比色——紫色與綠色在色輪上相對，能產生強烈視覺效果；藍色與綠色則屬鄰近色，難以製造同等張力。蓋蒂中心曾展出數字重建的紫

色版本，許多觀眾表示紫色讓整幅畫更立體生動。

研究人員還在畫作左下角發現一粒花粉球，經鑒定來自聖雷米花園中的笠松，證明梵高確實在露天完成此畫。策展人更親赴聖雷米療養院考證，院中鳶尾花依然綻放鮮豔的紫色。褪色雖是遺憾，卻也為畫作平添了歲月的溫潤韻味。



館藏擷英
間雅
逢周五見報

杭州辦「狗拉松」

「五一」假期期間，杭州舉辦了內地首屆犬類競速超級聯賽，吸引不少養狗人士帶同愛犬參賽。繼賽事取得良好反響後，杭州上周又舉辦首屆「狗拉松」活動，再次掀起熱潮。活動吸引來自各地的寵物愛好者參與，不少飼主攜同愛犬一同奔跑，在運動中增進感情，現場氣氛十分熱烈。

據主辦方介紹，舉辦相關活動的目的，不僅是為了推廣健康的養寵理念，更希望讓狗狗和主人有機會一起盡情奔跑、釋放活力，在互動中建立更深厚的信任和默契，因此受到許多養狗人士歡迎。

有參賽者表示，自己平時已經習慣帶愛犬外出運動，但從未嘗試過與其一同參加正式賽事。「完全不在乎成績好壞，和牠一起努力跑完全程的感覺非常珍貴。」也有飼主認為，活動讓狗狗獲得充足運動，同時增加與其他寵物和主人交流的機會，是一次難得的體驗，還會再報名類似活動。

事實上，這類人寵共同參與的運動賽事在歐美等國家早已十分流行。

例如狗狗越野跑、障礙賽及人犬接力賽等活動，均擁有成熟的運作模式和穩定的參與群體。近年隨着內地寵物市場快速發展，以及市民對寵物陪伴需求日益增加，相關賽事亦開始逐步興起，展現出廣闊的發展潛力。

此外，寵物賽事還能為當地旅遊業帶來積極效益。不少參賽者會攜同家人及寵物提前抵達或延長停留時間，帶動酒店、餐飲、交通及景區消費。部分城市更藉此打造「寵物友好城市」形象，吸引更多寵物家庭前來旅遊，形成新的消費增長點。



萌寵集
焯仔
逢周五見報

「媽寶」

「媽寶」好不好，視乎從哪個角度看。在許多人眼中那些不管長多大也整天黏着母親的男生，性情上總有欠缺主見和唯命是從的短板。不少關於兩性關係或婚姻家庭的研究，都指出跟「媽寶男」一起的女性，要改變另一半事無大小都要問媽媽意見的人，難度實在太高，而且很大機會要憋一肚子悶氣，最後弄至婆媳不和，還被認為不孝敬長輩，不顧及伴侶感受。

對於為人父母者而言，「媽寶」卻是羨慕不來的福氣。當同輩的子女都隨着年紀增長而漸漸有個人思想、朋友圈子和人生目標，跟父母愈來愈疏離時，倘若自己的下一代仍願常常陪飲茶購物、凡事聽從長輩意見，甚至成家後仍以爸媽為重，在現今實在難能可貴。

「媽寶」好不好，很大程度視乎評論者是否已為人母。現實中亦有朋友埋怨丈夫只顧母親的需求，忽略另一半的感受，轉頭卻又要求自己的孩子有「媽寶」的表現，常

害怕兒子長大後冷落自己，總認為不管子女在哪个人生階段，自己給兒子的照料和意見都是最好，好得任誰也沒法取代。

身邊不少單身的男性朋友，雖然渴望成家立室，但總欠缺戀愛的機會，他們往往都有「媽寶男」的特質。由於自小備受呵護，在家庭以外也就不懂照顧別人；加上性格多內向被動，很容易予人呆板又懦弱的感覺，連親親也常常失敗而回。可憐他們普遍都在面對被父母催婚的壓力，但在女性不論於學業和事業也表現優秀的地方，這類男士實在很難得到異性垂青。「媽寶男」社交能力不足，生活圈子狹窄，沒有愛情生活，工餘順理成章只好伴着家中兩老，終將自己熬煉成「全天候媽寶」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